

SUMMER
AWAY
FROM
US



年少梦想
总归是人生无可回避的软肋吧
薛彬／著

不夏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不复

薛彬 著

年少梦想
总归是人生无可回避的软肋吧

SUMMER
AWAY
FROM
US



© ZUI 2012 上海最世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 长江文艺出版社

SUMMER
AWAY
FROM
US



给十九岁
最终我们还是要奔向各自的幸福和遗憾中老去

CONTENTS 目录

[第一章 海旋]
[第二章 棠毅]
[第三章 泽骁]

007
039
075

109
143
171

[第四章 眉宇]
[第五章 归零]
[第六章 不夏]

海旋

第一章

海旋

1

三年前的北京，冬夜，还没有下雪，黄黑色的天空中，一颗星都没有，月亮被雾笼罩着像是纸糊的灯笼。

程海旋在 KTV 里哭着唱完《突然好想你》的时候，在场的所有人都哭了。我说的“所有人”其实只是指我、他，还有陈棠毅。

他卖力地唱出“为何我们，还是要奔向各自的幸福和遗憾中老去”这句时，我听得出他的声音颤抖到完全跟不上节拍，却仍然竭尽全力地克制着，感觉他的身体几乎是要贴到地面。陈棠毅坐在离屏幕最远的沙发一角，我本以为他是喝醉后睡着了，但借着屏幕透出的微弱的光，我还是看清了他把脸陷在沙发里身体不断抖动。

音乐放完后，程海旋跌回沙发上来，举起最后一瓶啤酒猛地仰头灌下去，顺着嘴角流出的啤酒仓皇地注入领口，我怕他也喝醉，便打断他：“给我留点儿，最后一瓶了……我没钱了。”

他停下来，把酒瓶放在桌子上，里面的酒所剩不多，他倒过来，掐住我的肩膀，然后对我吼：“钱，都他妈的是狗屁！”我的耳朵里一阵嗡鸣，顺势吸气的时候，还带着刚才的哭腔，他误认为是他刚才把我吼怕了，拍了拍我的肩膀，声音放缓，说：“有烟一起抽，有酒一起喝，哥们儿不会忘。”

我们三个是从小玩到大的铁哥们儿，在幼儿园的时候便混在一起爬墙上屋。程海旋出生最早，他常拿这点来炫耀，开我跟陈棠毅的玩笑，说：“哥们儿学会尿床的时候你们都还没爬出来呢！”其实他只比陈棠毅大三天，但陈棠毅还是热衷于带着我喊他“程老大”，一直到现在也是，我们手机上程海旋的号码前面，姓名一栏输入的是“程老大”。

我瘫在沙发上，程海旋的胳膊从我的脑后绕到肩膀上，他用力握了握我的肩膀，说：“三年没见而已，你怎么瘦成这样了？”我转过去看他的脸，那也早已不是被班主任追得满教室跑的他了，那张青春的脸被日夜打磨，慢慢磨炼出棱角和褶皱。我笑他：“你都可以变，我有什么不能变的？”

他以更大的力气握住我的肩膀，我知道他是在克制自己的感情，他哭起来的样子让人无从安慰，我也怕他再次哭起来，便拍拍他的胳膊，说：“好啦，我唱。”

我把他丢在一旁的羽绒服捡起来扔到陈棠毅的身上，我怕他睡着的时候会觉得冷。程海旋靠在沙发上，身体慵懒得如同一摊泥，他一直执著地盯着屏幕，像是试图看清楚字幕，又或者是，MV里的画面勾起了他的某些回忆。

我唱累了，坐在大理石茶几上，声音像是陷入沼泽，越来越沉。程海旋拍我后背，喊我：“别唱了，过来聊聊。”我把麦克风放下，无意引起音箱尖锐刺耳的鸣响，陈棠毅也被吵起来，他勉强正正身子，把头从身上的羽绒服里探出来，眯着眼睛向我们这边看来。

程海旋把麦克风关掉后塞在身后，我坐在他旁边，把陈棠毅也拉过来，我哄他：“别睡了，一会儿就走了。”陈棠毅只点头，眼皮沉重得还是没法完全睁开。

“说说吧，说说这几年，你们怎么过的？”程海旋先开了口。

陈棠毅逐渐清醒过来，他靠着我坐正身子，一边揉着眼睛一边看屏幕上播放的MV画面。我也安静地看着字幕一行一行地闪过。音乐声被我们调小，不仔细听，就像是在看默片一样。耳边突然抽离了音乐后的嗡鸣声像是被人掴了一个耳光，程海旋看我跟陈棠毅都故意装沉默，便靠前挪了挪身子，轻咳了一声，双手铺在脸上，向两侧抹开，叹了口气说：“都不说？行，那我先说。”

2

三年前，再往前推一点的时候刚好是秋季，校园的路上常有值日生扫成堆的梧桐叶，下午做值日的时间被挤得来不及扫完所有的落叶，一连扫出四五堆，没等收完第一堆，预备铃就响了。也会有为了能拖延一会儿进教室的值日生愿意留下来扫完所有落叶堆，班主任会在这个时候出现，然后朝他们喊“别扫了，下了课再来收吧”，或者会多一句牢骚“早干什么去了，早来五分钟不就行了”。

程海旋就是在这样懒散的秋季被学校勒令开除的。我说懒散是指的所有人。

“我蹲在仓库抽烟的时候，马凯也在，而且烟是他递给我的。你们知道的，我从来不舍得花钱买好烟来抽，好几次都是偷我爸的烟抽，被他发现了躲不了就是一顿暴打，他不许我抽烟，自己却抽成了烟鬼。”

说到这里，程海旋像是犯了烟瘾，摸了摸左边口袋又换到右边来找烟，未果，便作罢。

其实我们仨都知道这件事。那时陈棠毅在画室背着落日画石膏像，我是逃课过去的，最后一节自习课刚好是教职工例会，我坐在后排，发短信给陈棠毅问他在哪儿，他回复我：“在画室，来看夕阳吧。”

我从后门犹豫了好久，确定走廊上来回巡查的老师背对着我后，才敢蹑着脚跑向楼梯道，幸好班级后门刚好对着最西面的楼梯道，不至于他回头的时候还能看到我蹑手蹑脚逃出来的身影。

我绕着操场跑到初中楼，画室在三层，楼梯是露在户外的，站在三楼，隔着护栏刚好能看到下沉的夕阳，整个西天都被染成了橘红色，陈棠毅背对着我，不用我说话他就清楚是我来了，他问我：“你们班主任不在？”

我回他：“例会，老师都不在。”

他用可塑橡皮轻轻擦去右下角多余的笔迹，吸了下鼻翼，问我：“看到海旋没？他之前说今天要请客吃饭啊。”

我恍然，掏出手机来打给程海旋。我之所以不发短信给他，是因为像是有某种感应让我知道他可能不在教室，或者说是凭脚趾头想也知道他肯定在外面。

果然，彩铃刚唱一句就被他接起来了。

“你在哪儿？我跟陈棠毅在画室。”

“哦，我在仓库这儿，怎么了？”

“老大，你忘了今天周几了吗？”

“周二啊，怎么了？”

“之前是你说好要请客的吧？”

“哦，对，我差点儿忘了，哥今天请你们俩吃烧烤去。”

“几点见？”我回头朝陈棠毅举了个“OK”的手势。

“下了这节课吧，校门口左边。”

“别去很远的地方啊，我晚自习还要回来。”

“放心吧，尖子生！保证您老人家不被班主任逮。”

“你就损我吧，挂了。”

“嗯，拜。”

挂掉电话后，陈棠毅回过头去继续画他的石膏像，我站在三楼露台，看对面的太阳一点一点地沉入城市西面的楼宇里，像是被腐蚀一般的逐渐消失。

五分钟后，陈棠毅对我说：“我画好了，快下课了，下楼吧？”

我回过头来看他画板上夹着的那张速写纸，恭维他：“天哪，画家，你画得也太好了吧！”

“真的？”陈棠毅听不出我开玩笑的夸张语气。

“是啊，你看这苹果这杨桃跟活的一样！”

陈棠毅瞥了我一眼，他显然听出了我在涮他，因为他画的明明是像山顶洞人的石膏像。

“你信不信我能从这儿把你扔下去？”

我退后两步，离他稍远些，“你信不信我自己跳下去？”

“行了吧，就你这怕死的胆儿。”他反身锁上画室的门。

“怕死怎么了，就跟你不怕似的。”我跟他贫嘴，靠着露台的护栏踮起脚尖往前扑身子。

“哎，你来看，程老大啊！”我回头喊陈棠毅。

陈棠毅跑过来，楼下的程海旋跟马凯像是掉了魂儿一样没命地跑，我以为他们俩是在比赛，还朝下喊：“程老大快跑啊！”可后来转弯追过来的年级主任听到我的喊声后，向楼上瞥了一眼，我立马蹲下藏起来。陈棠毅倒不慌张，他走过来的时候只看到了年级主任光亮的头顶和奔跑起来的肥硕的身体。

下课铃响的时候，我跟陈棠毅刚好走到校门口，他一边搓着右手小指以下的地方，一边说：“刚才你看到什么了？老刘跑什么呢？”

“估计是追海旋和马凯吧，你没看到他们？”

陈棠毅朝我摇摇头，转头的工夫看到了跑得气喘吁吁的程海旋。

我们谁也没想到，那晚在路边摊随便吃的烧烤，竟成了程海旋告别高中时代的“离别宴”——对，包括程海旋自己也没想到。

我是说，程海旋自己也没想到偷着在仓库抽的那支烟竟能引来这么大的麻烦。

不过我觉得这事儿不能完全赖程海旋，况且那根烟头是被扔在落叶堆里都过去一两个小时了才引起的火灾，也兴许根本不是程海旋扔的那根烟头，没准是后来晚自习的时候马凯或者其他入跑去抽烟时才引起的。

但学校里还是一口咬定了程海旋，“地中海”老刘不认得马凯，但他教过程海旋，给他们班代讲数学课的时候，程海旋把他气得不轻。

抽烟这事儿若是让程海旋他爸知道了，少不了是一顿打，而且这次情况还这么严重，听说“学校体育仓库的墙都被熏黑了，如果不是门卫及时救火，整个仓库估计都保不下来”。

那晚放学的时候隐约开始有人讨论起这件事，级部主任带着浓厚的东北腔在广播里讲了大约半小时，当然是在第二节晚自习下课以后，讲到大约九点半的时候，他才结束“演讲”，整段讲话中从“学校一再明令禁止咱们学生吸烟”到“男生厕所每节大课间都有烟味”再到“这样的学生学校里是一律严肃处理”，连续不断的三十多分钟里始终没有提及违反校规的学生的名字。

放学后，陈棠毅跑到我们班门口喊我回家的时候还问我：“广播里说的是谁啊？”

我半开玩笑地跟他说：“不会是程老大吧？”

他用肩膀蹭了下我，头和眼神一起往前探了探，目光刚好落在正在下楼的程海旋身上，说：“下来了，小心他揍你。”

我们仨顺道回家的时候，彼此心里大概都或多或少地有了些感应，程海旋一路上垂着脑袋，我从没见过他这副“怕死”的模样，即便是他被老刘追得满教室跑，最后导致全校通报批评的时候，他

都没变成这副德行。我也不敢多说话，怕是哪句说得不对吃他拳头。

陈棠毅快到家的时候，刹住车闸，右手搭在程海旋肩膀上拉他停住，手上稍用力，压了下程海旋的肩膀说：“没事……”话刚落，可能他心里也没了底，便换了个词——“不会有事”。

第二天早读的时候，程海旋就被喊去办公室问话，我是在送化学作业的时候碰到他的，他垂着头，听到我的“报告”声后随着他们班主任一起抬头看向门口的我，然后他皱了下眉，继续低着头。我能感觉到有些不测，便匆匆放下作业本转身带过门去，我本想在门口偷听会儿，可刚出办公室门就碰上了老刘，我像是吞下去一枚硬币一样的表情差点儿引起他的疑心。

后来课间操出操的时候，我还故意往程海旋他们班看去，却没发现他的身影，散操之后，我跑去找陈棠毅，跟他抱怨：“不会是一整个上午都在挨训吧？”陈棠毅耸耸肩膀，没接我的话茬。

上午的最后一节课被临时换课改成了体育，我佯装脚腕扭伤没跟着大部队下楼，靠在窗台上偷瞄到已经在做热身运动的时候，我蹑手蹑脚地上楼，趴在程海旋他们班后门的窗户上小心地窥探，被正在讲课的老师发现的同时，我才终于找到程海旋的课桌，只是桌子上一本书也没有，抽屉洞里也是空的。

3

“我被开除那会儿，还真没觉得有什么遗憾的，就是心里空落落的，有点儿后怕。我爸来学校签字之后，连看都没看我一眼，真不如就当场打死我算了。我拎着那破编织袋到教室把书扔进去的时候，觉得自己特像收破烂的，可一想到我收的这些个‘破烂’都是你们的命根子的时候，就不觉得自己可怜了，但还是怕，我怕我爸在家变着花样地把我往死里整。

“可是回家后，他不但没打我，反倒是消气了一样，让我赶紧找份工作，不想看到我在家闲着。我觉得这倒也好，本来就不是学习的料，还不如早点出来赚些钱。我初中毕业的时候就跟我爸说不报高中直接去技校，他不肯，硬是花钱把我送进来，我拗不过他。从小到大我知道提出点儿什么事儿，他准给我一口否定了。我说要去学钢琴，他说那是斯文人的高雅兴趣；我说要去弹吉他，他说那是流浪歌手的赚钱工具；我说要去打架子鼓，他二话不说一个耳光抡过来，呵斥我让我老老实实看书，别的什么都不准想。”

我听得程海旋嘴角抽动时略微颤抖着的声音。他用舌头顶起口腔右侧，想撑住不流出泪来，但一想到出来三年都没见过他爸妈，他便再忍不住。

我轻拍他的肩膀，陈棠毅跟着在我右边哭起来，我不知该怎么安慰他们，比起他俩，我算是最幸运的，至少我有大学可以念，高中教室里坐着的那一张张写满青春的脸，有几个不是带着或者被安置上了“要考大学”“要进大学校门”这样的想法的，就好比“小学的时候一定要拿个全科满分”“初中一定要挤进全班前二十”一样，大学的那个门槛就是高中三年搭上命拼搏的最终目的地。

所以说，我们三个之中，我算是最幸运的。

“后来，我在咱们那儿也找了几份活儿，刚开始帮人贴小广告，那阵子城管和卫生局管得严，见到往墙上贴广告的逮住就罚，更何况我帮人家贴的是招男女公关的广告。晚上没人管，可以放肆地贴，但一晚上就是玩儿命地跑也贴不完规定的数量。还不能偷着藏起来，被管事儿的发现就是一顿暴打，我见过他们挨打，比我爸下手狠。做完三天后，我拿到第一笔工钱，一百块，本来说好是一天给六十的，看他们发钱时那态度，我也就懒得去追究了，好歹给钱就行了。

“我拿着那张不知道被多少人揉过的皱皱巴巴的一百块钱买了包五块钱的红金龙，我那时候已经将近一个星期没有抽烟了，但我

还是感觉得出那包红金龙不好抽，也不知道我买的是不是假烟，烟雾里像是夹着极细微的沙粒，磨着舌尖和喉咙咽到气管的时候，那种涩的感觉像是被刻意放大了几十倍一样，直挺挺地戳中我的肺。我吸进第一口之后便咳了出来。

“再接着，我好歹算是安稳了一段日子，我去开发区的超市做了一个月的搬运工，那段日子就住在仓库里，地方不小，但根本没有正儿八经能放人睡觉的地方，只能勉强凑合一晚。有四五个跟我一般大的，晚上我们睡不着的时候，就偷着从仓库铁门留下的缝隙里钻出来，跑到马路上来，顶着满头的昏黄色，蹲在马路旁边，抽七块钱一包的红塔山。每一口都抽得格外用力、格外珍惜，路灯下烟雾缭绕的，几乎可以模糊掉跟前人的面孔模样。仓库是禁烟的，所以一天到晚也只有这会儿能解解烟瘾。”

说到这里，他摸索起面前的烟盒，轻轻摇了摇确认里面是否还有烟，之后右手食指撬开盖子，抽出最后一根，甩开打火机擦出火点燃。

他猛吸了一口，缓慢地吐出来，烟雾从我脸旁擦过，他含着一团烟，像是漏气的气球，含糊不清地说：“什么都能没，就烟不能没。”

他用右手食指轻轻掸掉烟灰，接着说：“我抽烟跟玩儿乐队还不同，烟是后来学会的，想搞音乐是从小就有的念头，我小学五年里，每年写《我的愿望》这样的作文，开头第一句必然是‘我的愿望是长大后成为一名音乐家’，那个时候我还分不清音乐的流派，说不上来哪种人属于音乐家。电视里连唱带跳的年轻人和穿燕尾服缩着脖子大腹便便的中年人，我那时候还不知道他们唱的是流行歌还是歌剧，只是想能像他们一样站在舞台上对着那么多人唱歌，不管唱的是什么，好像只要想到，心里就痒。”

程海旋所喜欢的音乐不属于以上他列举的那两类中的任何一类，他攒钱买的第一台也是唯一一台 MP3 一连用了四年，甚至后来出了